



贊

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首夏後孝君東方朔書贊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

純美藜藿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藿音今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儀曰蜀西

僻之困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王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如淳曰矻矻徒切及至巧治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錡應劭曰傳曰得一寶斂不如一既治既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姝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錡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剽犀革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溱溭折兕豹

書音義曰忽若篲汜畫塗

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也漢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其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

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

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駑乘曰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

良馬名也駕則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張晏曰王良郵無

且至故以為名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二縱騁馳駑忽如影

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絀給之涼

者不苦盛夏之鬱燠

論語曰當暑給絀給暑也龍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凄愴

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

受之

應劭曰嘔喻和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齊相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相公設庭燎

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足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
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禮
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相
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勞於求賢而逸於
治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
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
太公魯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
入百里自鬻鬻成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為之也竊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也運籌策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張晏
幽也潔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比蔬食
釋此木齋瓚案齋以繩為履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有悼台
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剖符錫壤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談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
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
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
長嘯動於巽林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
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
蚋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各出謂之蜻蛚也毛詩
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
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
出地中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王國毛詩大雅文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後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推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營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

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各

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拜逢門

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楓父

以其道傳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龍髯號故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懼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

疾於倍風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翼太平而優游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何必偃

曰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立公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

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威德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開乃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請奮其族于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罕之美南武賢言但擊罕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罕守節屢奏封章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陽雜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

百請罷屯兵奏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昔周之宣有

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

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柏栢亦紹厥後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我夫子尚栢栢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即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
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
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
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

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未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
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
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
未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
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
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未之史
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
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
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
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
孝之集非也騭則鄧
后之元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化鳥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西零不順東夷違逆西零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西零不順東夷違逆即先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也西零不順東夷違逆即先

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栢栢上將寔天所

啓栢栢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憲章百揆為世作

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

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治也夫北者財也鄙者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鄭玄曰薄伐言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寒澤滂澍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勲毛詩曰錫尔介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尚書曰建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更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治也夫北者財也鄙者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鄭玄曰薄伐言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毛詩曰我出我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毛詩曰錫尔介

尚書曰建

臧榮緒晉書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說文曰榼酒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

乃命太公把旄以麾

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身死國亡

言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周易曰鼎金鉉

毛詩曰我出我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毛詩曰錫尔介

尚書曰建

臧榮緒晉書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說文曰榼酒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

王右秉白旄以麾

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身死國亡

言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周易曰鼎金鉉

毛詩曰我出我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毛詩曰錫尔介

尚書曰建

臧榮緒晉書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說文曰榼酒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

以麾

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身死國亡

言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周易曰鼎金鉉

毛詩曰我出我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毛詩曰錫尔介

尚書曰建

臧榮緒晉書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說文曰榼酒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

鋒起君若贅旒

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

名之如酒槽也

奮髯踣踞枕麴藉糟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毛詩曰君子陶陶

萍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瘧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父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主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黠布趙景王天梁張
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
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款大行廣野君高陽酈
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
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
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塤下黷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塤下黷言亂常也塤不清澄之貌也

楚錦切因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媾也

波振四海鹿飛五岳

波

塵飛以喻亂也

九服徘徊三靈啟下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之既交錯同端

赫矣高祖

載天祿

尚書曰天祿永終

沈跡中

鄉飛名帝錄

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入

豐谷

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龍興泗濱虎嘯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漢書曰高祖意於芒場山澤間曰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金精仍類朱光以

渥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

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後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騷騷不常一步應良律而効足

堂堂蕭關公迹是

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毛詩曰無競維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

國何焉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體國垂制上穆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各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

所宗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爻

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

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謂者

郭秋曰位次蕭何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

第一曹參次之 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 求言配命因心則靈

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

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鬼無隱謀物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大史公曰虞卿斷 無遐形武閭是閭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

藥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圍易曰人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

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是身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銷印甚忌廢推齊勸立書

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

歛社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

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

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

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運籌固陵定

固漢書或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

策東龍三王從風五侯允集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

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

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

項羽敗白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霸楚寔喪

五諸侯兵東代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

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曲逆宏達好

子游耳乃李辟穀導引輕身

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遠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奧九地匪沉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早

音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鷓冠

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音謀六舊嘉慮四迴陳平凡

謝楚翼是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

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沐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指數萬

金行反間問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

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韓王寤執胡馬洞開

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
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
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迎文以謀
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

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
書傳曰神

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
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漢王乃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李
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京索既拒引師北討

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漢書曰信復發兵與漢王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
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大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李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
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

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開與李奇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至臨淄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相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趙屬冀州齊代屬青
之風必偃

川四邦魏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
代趙齊也

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表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
東海已見九錫文

高密使使于楚

漢書曰齊王走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前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縣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

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

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前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

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彭越觀時攷韜迹匿光民具爾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瞻翼爾雁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改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

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不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

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烈鯨布耽耽其眄漢書曰鯨布此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

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觀幾蟬蛻

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

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

保大全祿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祿

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能以取禍

詩曰文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

王有聲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與趙王歌走入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感詒音怡漢書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其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

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耶廢立耳謂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

敗於襄國悴又輝枯條以肄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

泚音抵生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曰斬而復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爾居

爾居又相愛也班固漢書曰孝哀

紀曰婉亦安董公惟亮天工

乃立縮為燕人之貪禍寧為亂士漢書曰高祖崩縮遂

王章印章也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

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

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酈持益切

肅肅荆王董我二軍漢書劉賈將貳

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

間招楚大司馬周庸親作勞舊楚是分行踐厥宇大啓

淮瀆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刑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

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

與云末命是期王云與云已見任助**絳侯質木多略寡**

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

曰始呂白問宰相高祖**雲鷲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薨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

平誅諸呂左傳柴柏子謂**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

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

曰開閭闔方坐紫宮**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

已見上文**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

陽道迎延帝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漢書曰陳勝初起蕭關河曹參使會求

認曰張揖**類誚項掩泪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皆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憲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惣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曰殫以篤敬悟主

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其

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振威龍蛇

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據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茶禽黥漢書曰燕王茶反商以

茶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

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勸西上乃壁庸

城鄧展曰荷歟汝陰綽綽有裕此毛詩曰荷與那與又曰

地名也

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

不釋擁樹皇儲時入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

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

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穎陰欽敏屢為軍鋒

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乘

風藉響高步長江取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

也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陽陵之勲完

帥是承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珍國俾亂作懲漢書曰王致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

詩曰戎狄是懷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君敦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

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躡食其曰願足下

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

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

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軒東踐漢風載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鬻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

皇寔是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

裼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鄴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絲後柔遠鎮邇寔敬攸

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毛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亦復貫知言之往制

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以翦亂

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漢書

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漢書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所謂伊

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頰有力焉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遙又曰彼已之

刺邦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章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三代夏殷周也尚無知嚴敏獨昭奇跡察佯蕭相貺同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書曰垂裕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伴也漢書曰陳平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隨何辯達因資其於敵紓

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魏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留留數月漢之取天

陰三軍縞素夫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喪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

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袁生秀朗沉心善

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

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紀信誑項軹軒

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肱紀信誑項軹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

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

以故漢王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周苛慷慨心

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

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貞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軌偕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

與晏同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違懷親望楚

誤也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

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効響

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不辭水故

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韶護錯音交龍比象

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象龍衣也左傳曰滅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劍宣其利

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安國曰光充也充益四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書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臧榮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

連璧為散騎常侍卒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太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魏建安中范曄後

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員載其事先生環瑋

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也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

淺字書曰談喞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繁其道而穢

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

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

宏材揚子雲解朝曰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

也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

而生著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

謝承後漢書曰光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踧鼓策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經脈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

周禮曰六藝禮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

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孔融

易曰不習無不利

易曰不習無不利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夫其明濟開豁包合弘大陵轢

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卿相謝哂豪桀籠罩靡前踰藉貴勢漢書曰張楚並

林曰踏音臺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察友視儔與兵相踰籍蘇

列如草芥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談者文以先生嘘吸

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呼吸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

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

時為郎宣帝時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

棄去後見會稽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大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馬

以讖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

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

之吉順以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濁我足

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澀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

而徐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樂在必行處淪固憂周易

則行之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

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染迹朝

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

有制從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

適往敬問墟墳人存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墟墓徒存

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棲棟傾落草萊弗除呂

春秋曰農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

已規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各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鸾晉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

統理之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然則三五迭隆

擇賢者立為天子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相諛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莫不宗匠

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陶鈞而羣才緝熙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元首經略而股肱

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冥先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揆一也

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先於君

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遽寤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接輿以之行

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

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進隱 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 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

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為亞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戰國策楚客謂春申

卿 車上吳坂遷延負輻而不能進見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三傑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額也漢書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 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在

人抑亦其次 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

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亦可以為次也 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默不如語 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王曰王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此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

疏曰臣竊惟事勢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相子新論

可為流涕者二 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

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 遇之不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壽書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一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

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見上文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王溫潤以澤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

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竊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重君臣易位漢書曰

奉天子重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曰君子曰君者舟也人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

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

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

國以禮孝經授神契曰得萬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

國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

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

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傳聲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借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仲尼聞之出涕曰

而刑不濫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古之遺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

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

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公瑾

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

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

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牝羊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愉與備并惜其齡

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子布佐策致延譽是

美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

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

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

子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東觀漢記戴馮謝上然

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然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

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

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

瑜昭舉笏欲襄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

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

舍之則蔽况沉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

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

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序曰國史

侯之有冠禮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雖大旨同歸

有自來矣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

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

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大者洪颺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過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為土者飛

歸之滿於淵左氏傳曰仲尼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謚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祀梓皮革楚實遺

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頌無享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

探賸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日月在躬隱之彌

眼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滄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

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字

內老子曰始救人終明風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

太祖此太祖軍至濡源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公達潛

朗思同著蔡法言曰擇里之智也使知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友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

議即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

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

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惜惜慕裏筭無米經魏志荀

太相征伐常謀謀悻悻時人及子弟莫知賈豐通韻迹

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惜惜文王得和氏璧

不斬停錐懷尺璧顧晒連城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

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

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思以全

身莊子曰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

可以全生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捕連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遠白太祖甚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賴川典農中即將車駕

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瘤以醉見傳臣以醜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書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于弗克民未知德懼若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在已嘉謀肆庭謹言盈耳

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王生雖麗光不

曰復聞謹言論語子曰洋洋平盈耳哉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言德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

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

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

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苦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寄

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海波蕩匹夫

無所容豈君親自然匪曰名教故授既同情禮兼到經

不哀哉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不遠期在忠孝

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

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

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卿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茂緯

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

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漢書賈誼上書曰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紀曰高貴卿

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

思其次泰言唯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

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

已見上文

冥堯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標榜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

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

會者苟非命世孰掃雲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宗子思寧

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釋褐中林鬱鬱爲時棟亮爲丞

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時棟表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深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

嚴遵雅性高厲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

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以知終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

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綱繆哲后無妄惟時託

日綱繆束薪毛萇曰綱繆猶纏縣風夜匪懈義在緝熙

毛詩曰風夜匪懈以事三略既陳霸業已基璋既還成

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其據守關頭聞說有賊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成都所過輒尅為軍中即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淵塞淵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疇昔不造假翻鄰國蜀志先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推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一而卓卓若人曜奇赤壁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方士民多避難揚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王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略威夷吳魏同寶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尚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

生託朱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昭謂權

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

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天下之舉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高高誘曰高際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於雲故曰雲臺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

顏色諫也論語曰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

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

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豈無鶴鶴固慎名

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鶴鶴固慎名

器毛詩曰鶴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

薦可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正以招

獻能而進賢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大傳吳繁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光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憤恚致卒立上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以恒匡上以漸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

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已見上文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好是不羣折而不

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徒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韜子曰龍之

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騎然其疾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

嬰之則殺人主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

下惠曰直道而事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躊躇

人焉往而不三點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

王曰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差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

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

自得及度相水為賦以弔屈原楚賢臣既適去意不

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洗洗眾賢

千載一遇毛萇詩傳曰洗洗衆多也使 整纜高衢驥首

天路鸞鶴賦曰葦收整纜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毛萇詩傳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楚康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周易曰日

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也不在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毛論語曰比考議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 尚

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詩曰仰 後生擊節懦夫增

氣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節孟

文選卷第四十七

國

